

锦里诗苑

入川漫记(组诗)

欧阳健子(安徽)

站在这块慈悲的土地上

在汶川 在北川 在什邡
在青川 在都江堰
成千上万朵生命之花
被地震的灾难之手从树枝上掐断
飘落在五月悲伤的风雨中

十二年过去了
我在这慈悲的土地上感受人类的灾难
感受家破人亡碎人罹难的切肤之痛
我似乎听见无数个灵魂
依然在发出生命的微弱声音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注]

请记住这黑暗的和死亡的时间
用记住的一把利斧
从劫难和悲伤中寻找一扇门
开辟一条通向生命的道路

[注]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诗歌《为野尾》诗句。

飞机与小鸟

一些飞机停在草坪上
就像很多鸟儿落在一块空场上
或者树枝上

鸟儿在空中张开翅膀的时候
人类得到灵感与启发,洞门大开
让金属制造的巨型大鸟一飞冲天

从此天空中不仅飘着
千奇百态的白云 各种各样的鸟
还有轰鸣而过 起落有序的飞机

我在合肥新桥机场上走向一架飞机
同时看到一只小鸟站在机场一角
它紧张地看着我和飞机

我坐在飞机银灰色的金属内舱
就像一粒米填在鸟儿的肚子里
我多想带上它
一齐飞往天府之国的成都

云端

我乘坐的飞机
在万米高空云端飞行

我在机舱里看着一朵朵白云
一闪而过

神仙和天使脚踏的祥云
是否就是这天上的云朵
把云与智慧连在一起
人类开始了云平台云计算

我在天上看着机窗外的白云
为何要用云来命名智能的事物
难道马云父母当年取名时
得到上天神灵的暗示

“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注]引自《圣经·诗篇 147》

有一间小屋面向宽窄巷子

宽宽窄窄 长长短短
熙熙攘攘 进进出出
一条巷子就是城市的一条脐带
生命的胎音由此穿过历史和朝代

时间如四川之水
更加草堂之溪
漫过成都的宽窄巷子
漫过一代又一代门环和石阶
这块慈悲土地上的人
成为闲适而诗意地栖息者

我渴望在成都拥有一座房子
哪怕是一座低矮的草庐
它将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天府。
它位于四川盆地,像一只要飞的太阳鸟
它四面环山夹水:大巴山 龙门山
嘉陵江 岷江 沱江 金沙江
我那依山傍水的小家園呵

我的小屋面向宽窄巷子
四周的山山水水趁着黑夜一齐涌来
那间摆满诗歌的屋子在月光下一片透明
此刻我能清晰听到自己放慢的脚步
听到胜过音乐的花开时的声音

诱人的美食 晶莹的葡萄 妩媚的女人
她们在所有的夜晚都闪着光亮

在星级酒店早餐

这是一家位于成都的星级酒店
我住在17层。一览众山小
中西式餐厅在7层
天府蜀地周日阳光难得
奢侈地大片洒在芙蓉花上

美女师哥侍立餐厅两旁
几名德国客人在学用筷子吃中餐
脸上的笑容泛起多瑙河春天的浪花
悠扬的萨克斯《回家》曲子回荡耳畔

再上青城 放鸟种梅



1943年12月,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先生携家至青城山上清宫居住,特意将从甘肃天水带回的红嘴玉鸚十多只放在青城喂养繁殖,更添鸟语之幽。1944年10月,爱梅如痴的张大千见山上梅树已老,梅花稀少,为了使青城山能与梅相谐,梅花与青山与松竹共荣,张大千请人从远处寻找梅花精品一百株,亲率家人和子弟,自己动手在上清宫附近种植梅花百株,来年蔚然成林,为青城又增添了鸟语花香,留住梅花精神。每当冬春之交,山上白雪纷飞,红梅绽放,先生总是邀家人朋友与梅花作伴,在苍松翠柏下,在寒梅白雪中品茶赏花,吟诗作画。青城梅花为大千注入多少画作灵感,留下多少真切诗情。

残桩老梅 梦结青城

晚年居住台北的张大千,身处一水之隔却是有家归不得,先生遥望家乡,思乡之情逾切,他拼着最后的余力作了一



本文图片由都江堰市档案馆提供

我的早餐是中西合璧
美国牛排挪威三文鱼法式培根
外加一碗稀饭和一点萝卜豆腐

吃饭时我想到了逝去的母亲
她一生最远的地方随我坐船到过芜湖
她说大学食堂的大锅红烧肉好香
母亲只活了65岁只出一次远门
没坐过飞机火车也没进过星级酒店和西餐

我常在梦里拉着母亲的双手
幸福地行走在每一个城市大地上
让她在天堂之上不再辛苦地活着
不再种地 喂猪 劈柴 洗衣做饭
她慈悲为怀的心里只装着孩子和月光

让唐朝的风雪都下在草堂之上

让整个唐朝的风雪都下过来
让千年的茅草都在民间生长
让百姓的疾苦从根开始一点点往上长
这样结草为庐的房屋才能
“风雨不动安如山”

在宝马香车的闹市
一个贫病交加的诗人
只求一间矮小的茅屋草堂
便也“此心安处是吾乡”

草堂虽陋 茅庐虽破
命运虽艰
但杜甫要在这里栖居
亲手营造一座诗歌的宫殿
让那些沾满平民泥土的文字
变成黑夜里的一颗颗星星

故乡的原风景(组诗)

逸西(四川)

富顺西湖印象

游船,像犁铧
不停地翻着西湖内心
搅动一池人间悲欢离合

荷花在来的路上
胆怯张望。脚步在水里
打闷,生怕扭了自己洁白的腰

坐在堤岸上喝茶的我们
面向湖心。借一把昨天的遮阳伞
挡今天的风和雨

归来的荷鸟,在雨中

洞悉宽阔的荷叶,跳来跳去
找不着回家的路。一脸沧桑

绿荷的手,伸出水面
托满西湖
洒向人间的泪珠

富顺西湖之痛

是谁的双手
沾满铜臭
为几个小钱
为虚拟的繁荣
拿千年古县的生态和风貌
开肠破肚

看嘛,这游船的刀斧
割开了绿荷腹部
我魂牵梦绕的西湖呵
就这样遭遇刽子手
五花大绑且不说
还给她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木桩的长钉,一排排
钉进荷花根部
乡人不痛
但西湖喊痛
岸边的垂柳喊痛
指认天空罪证的钟鼓楼喊痛
龙凤桥下
低身贴着湖面行走的风
喊痛

唉,痛。已成为西湖
绕不开的宿命
在沉默中,加重

小区的蛙声

夏夜,“呱呱”的蛙声
来自小区水池
穿过水泥和钢筋
穿透你的梦
是一片辽阔的森林与绿洲

我总是怀疑
这小区的蛙声
是二道贩子
从我老家一碗水村庄
贩卖进城的绿色乡音
要不然,这“呱呱”的叫声
从起承转合到停
都那么像一碗水村庄
一条冲到另一条冲
此起彼伏的蛙鸣

我多么希望
小区抑扬顿挫的蛙声
能从小小的水池起身,带着荷莲
跃过新桂村西五街不宽不窄的街道
进入顺江路
沿府南河流动的水声

回到一碗水村庄的稻田里

游子吟

2019年中秋节,我拖着从一碗水村庄
山上下来的一束狗尾巴草
坐渡船过沱江
一路向下。车过两路口时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由东向北穿过富顺县城
直奔一个叫槽店铺的地方——
金桂饭店
与忙中偷闲的友人
来一场不醉不归的详谈

这一夜。无月
但金桂飘香的八月,朋友说
槽店铺的人和事
适合我这个终年漂泊的游子抒情

乡愁在酒中打嘴
我在故乡摇摇晃晃中
指向虚构的明月

富顺西湖边上看落日

夕阳跨过山冈
在天边
打开心脏
给明月下一份聘礼

呆呆的我
坐在西湖边上
看夕阳做完这一切
就有些想你了

在内江

那些
在餐桌上
吹来吹去的风
那些
在餐桌外
飘来飘去的雨
以及涂了胭脂
抹了口红的岁月
今夜,都在内江
大千故里
被年轻和年长的风
念成了红肥绿瘦的珍珠

今夜,在内江
我牵着沱江,流淌
在太白楼上
枕一夜涛声
入夜。月光涌动的琴音
盖住你越来越小的梦

在世臻和平饭店

在世臻和平饭店,与宗亲刘志勇一起

坐在自己的姓氏笔画下
谈论我们刘氏家族的成员
除了忠厚善良,就是热爱和平
要不然宗亲刘家臻的饭店
怎么会在前面安放“和平”二字

顾名思义,凡来饭店进餐和住宿的客人
他都希望:平安地来,又平安地去
大家在一起时,和睦相处,互敬如宾

在世臻和平饭店,6楼包间
与众宗亲举杯畅饮
饮着饮着
我们就细数刘氏家園的树木和花朵
遍布祖国辽阔大地
长势一天比一天喜人

在世臻和平饭店,大门外
站在自己的姓氏笔画下
我依着秋天和黄昏
看见曾经遭遇的险情
和被暗箭射伤的日子
随风而去

不再刀斧。不再仇恨

孤独

我不想,那么快
就进入了黄昏
我还有许多打算
没有来得及虚构

秋天的残酷无情
就不说了
我想说的
还是这人间的冷暖
伴随着嘶哑的蝉音

光着脚,走出88.7平方米的工作室
站在19楼的阳台
点燃一支烟
抬头看见千米之外的财富中心
屹立蓝天和白云
与我没有半点关系
但蝉,有气无力地叫着
喊我回到电脑桌前
写下这首孤独的诗

朴实的爱情

亲爱的,我养不起宠物
就养一些花草吧
连花草都养不起的
那一天
我就养一些
从一碗水老家山上进城来的
会说话、会开花又懂我的
朴素的苕藤
等你
回家

商海弄潮

张大千与青城大千梅林

王克明(四川)

张大千酷爱梅花,一生与梅为伴,植梅、赏梅、品梅、画梅,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自称“梅痴”。晚年在台北居住的张大千,专门在“摩耶精舍”后院开辟一块地建“梅丘”。1983年病逝后,其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葬在梅丘之下。一代国画大师,死后依然与梅花相守,做了“梅花树下魂”,也圆了他“梅痴”的美名。在青城山寓居期间,张大千还在上清宫旁种植梅林,为青城增添了一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代梅痴 寄居青城



1938年,张大千寻着丹梯,踏着幽意,伴着花香,随着鸟鸣,走上青城山,饱经颠沛之苦,国土沦丧之痛的张大千,身处国内已经少有的净山静土,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上清借居》藉以抒怀:

自谓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粟不谋腰脚健,酿泉长令肺肝清。
归来百事都堪慰,待洗天河洗甲兵。
自来到青城山后,青城山的古迹与美景激发他的诗情画意,张大千先后在山上寓居长达10年,自号“青城客”并制“青城客”“上清寄居”等图章,在此作画1000余幅和一批古典诗作。

在青城期间,张大千生活得十分平静,并富有情趣。白天,他与朋友或道士们一块出外逛山观景,到太平场赶场,去布金寺等附近的寺观参观临摹塑像,或对物写生;晚上,他在灯下吟诗作画,或写字读书。张大千在青城期间,正是他年富力强、精力最旺、笔墨最勤、创作最丰的阶段。他还以青城为基地,南游峨眉,北游剑门,更给他囊中增添了许多画稿,蜀中山水,尽入腹中,创作了大量优美的画幅与诗词。据统计,张大千在住居青城期间,作画不下千幅,其勤奋可想而知。

1940年代末,张大千离开家乡。在浪迹天涯的岁月里,大千先生魂牵梦绕青城山。在巴西圣保罗的“八德园”、美国蒙特瑞“环翠庵”等地先后画了《青城山第一峰》《青城山全景》《青城山全景墨笔山水》《青城山全图》《长江万里图》长卷《青城第一峰》《泼墨青城山水》等,还题写一批青城山诗词,寄托他思乡之情。他晚年自云:“看山还是故乡青”。可见青城山与张大千先生的不解情缘。

千里江汉平原是我家,前世是古泽,来生是明珠。湖塘交叉,水天一色,蕴藏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题记

云梦泽,大原自信的前世

云梦泽,秦汉时解体,脱胎为美丽的江汉平原。

自信,来自开天辟地。先田野,后世饶,成就一切。

一百万年前,我是海洋,鱼霸横行。

十万年前,江湖漫流,山峰忽隐忽现,猿啼不住。

一千万年前,我是湖群,岛屿丛生,先人踪迹渺茫。

五千万年前,湖泽连绵,白鹤遮天,先祖扎根。

千年一刹那,我变身为江汉平原。一秀天下,从此南北有别。

北边一滩泥泞,马蹄声声。南方一片水星,痴情忧天下。

华夏乘势隆起。三国演义,只不过火烧赤壁。

广阔春秋,泥沙俱下,淤塞了九六十三口。

鄂泽分割,残留一条汉水。命运在萎缩,依然万顷阳光融融。

大原之冬,酝酿惊天大戏

江汉平原是冷空气南下的要道,严寒虽短却酷。

冬的清冷。没有淹没,岸边那个宁静的小村子。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十三)

在浩瀚的诗歌海洋,梅与霜雪,常常在诗人笔下结成不解之缘。

梅花凌寒开放,宋代王安石便有“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名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更是脍炙人口。“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洁白的雪,淡雅的梅,梅花与雪花的相遇,雪落深寒,梅影沉沉,雪花和梅花共同绽放,疏朗写意,相映成趣,让寂寞的寒冬,有了诗意和浪漫。

赏梅,是冬日的一大乐事。踏雪寻梅,最早是写孟浩然吟诗的情景,明末·张岱的《夜航船·卷一天文部·雪霜》中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雪中驴背上。”后用踏雪寻梅来形容文人雅士赏爱风景,苦心作诗的情致。

踏雪寻梅,最早是写苦吟,后来更是成为许多人冬日的乐趣。梅伴雪生,表达出梅的坚强与高洁;雪为梅衬,又衬出梅的美丽与多情。正是似雪非雪,似梅非梅的意境,才让这冬日赏梅,显得情趣盎然,也让这咏梅之诗,充满了悠然的韵味。

诗歌里,梅花与雪花的相遇,“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般不惧风

大原书(组章节选)

张新平(湖北)

远远地望去,一地苍茫茫。那些等待绽放一片金黄的麦田,那些等待萌芽的水杉树,那些隐藏底气的农家小院。

踏上黑沉沉的土地,在通透的旷野里轻轻呼吸,突然有种气沉丹田的感觉。一颗冷漠的心,仿佛依偎海的怀里。

那片油菜地里,那枝头的鸟窝里,还有那个斗室里,都在默默演绎着有关春天的故事。

冬之孤独。是一种方式,也是选择的状态。

一棵小树堂堂正正,伫立在寒流里。

幸运的是,这棵孤独的小树站在滩头麦地里,虽然失去美丽的叶子,却拥有众多的绿色粉丝。

冬天,在强大的生机中解冻了。一个遍野黄花的清晨,小树挺立在灿烂时刻,告诉人们:孤独,是一种心情,可以选择的“方向”。

沉默于冬之苍茫中,任由思绪飘渺与流连。

汉水依然我行我素,续写它不老的牧歌。在江滩,一棵棵芦苇在摇曳。那些悠闲的牛,在静静地啃着枯草。

苍茫袭人。冷冷的水浪,冷冷的枯黄,还有那冷冷的天涯。似乎都在坚定的守候,勾勒足以惊天动地的戏。

踏雪寻梅

王小小(四川)

霜的一派气节;“肯回桃李面,要是雪霜枝”是赛过百花的一抹清丽;“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是坚强清绝的一种意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是与世无争的一片高洁;“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是与月相伴的清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是伴雪而生的芬芳

踏雪寻梅,是寻找与雪花一起绽放的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清高藻洁,“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的润物无声,那梅与雪的精神和意境,总是把横斜的疏影、盈袖的暗香,于人们心灵最柔软处,悄然飘落。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1期